

花季雨季·校園系列

张宏杰
著



窗外有藍天

海天出版社

I247.57/328



窗 外 有 藍 天

北京教育学院图书资料中心



0000130811

张宏杰 著

420769

海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窗外有蓝天/张宏杰著. - 深圳: 海天出版社,
2000.6

(花季雨季校园系列)

ISBN 7-80654-217-5

I. 窗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27053 号

花季·雨季系列总策划 旷昕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)

<http://www.htph.com>

责任编辑 周海彦 周鸣琦 封面设计 郭寅

责任技编 陈炯 责任校对 陈军 张玫

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

深圳建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2000年6月第1版 2000年6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:10.625

字数:240千 印数:1—10000册

定价:16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第一章

从县城坐车回到镇上，太阳已经西沉。今天刚好是镇上赶集的日子，散集的人群熙熙攘攘，各自准备回家。车站附近尤其热闹，这里聚集了许多载客的机动三轮车。他刚才跳下长途客车的车门时，突然感到一阵晕眩。他看起来很累，有些憔悴，满脸倦容。他站在一家水果摊旁边，目光呆滞，看样子并不打算就走，好像要先让自己从一场噩梦中清醒过来。

和他一起下车的詹秀贞看在眼里，低声地问他没事吧。他苦笑了一下，淡淡地回答说没事，可眉头却随即又皱起来。詹秀贞从挎包里拿出剩下的半瓶矿泉水，递给他喝。他确实有点口渴，于是一把接过，咕咚咕咚地往肚子里灌，没两口就喝光了。詹秀贞理解他此时的心情，但又帮不了

他。其实，现在谁也帮不了他，因为那张手掌大的高考成绩单证明了他的失败。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别人的理解，詹秀贞非常理解他的苦衷，但一个人的理解是远远不够的。

他俩的心情完全不同。早上他俩到五十多公里远的县城母校领高考成绩单，一个是分数超过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，一个是名落孙山——那天壤之别的高考成绩似乎决定了他俩不同的命运。两人在县城的重点高中一样念了三年，但结果却是这个样子。他心里酸溜溜的，一种想痛哭一场的感觉油然而生，要不是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委屈的泪水真的会掉下来。

他现在又能说些什么呢？回家后要向家人作何解释？高考落榜——一言以蔽之，难道这就完事了吗？没那么简单！紊乱的思绪纷至沓来，他冷不丁地打了个寒颤。现在是炎热的夏天，他的心却是凉的，这种异常的感觉使他有些害怕。

“我们走吧，先到我家去，吃完饭后你骑我的自行车回去。”詹秀贞又一次开口说。她的高考成绩这么好，明摆着能上重点大学，所以她现在理应十分高兴才对，但受他的影响，她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

“不必了，我现在自己就回去，免得我妈还在家里焦急地等着我的消息。遗憾的是，我将要带给她的是坏消息。我自己无所谓，能挺得住；可我想我妈估计受不了这个打击，因为她对我的期望太高了，她怎么也无法接受我考不上大学。”

“可是……可是你已经尽力了，你在城里学习真的是非

常刻苦,又不是玩了三年。我想你妈会理解你的,况且你还有考大学的机会嘛。今年考不上,明年还可以考,只要你一直努力下去,我相信你最终会成功的。你自己也要想开点,又不是只你一个人落榜。咱学校算是重点中学了,有六百多名学生参加高考,但考上的不到两百人。一个学校这么多人落榜,那整个县呢?整个省呢?整个国家呢?每年有多少人落榜?”

“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我自己,而是我妈。她多么希望我能考上大学,可我现在只能让她失望,她心里会比我更难受的。想到这点,我真的不敢回家。”

“要不,我陪你回去……”

“不用,不用。我只是心里有些紧张,咱俩到集市去逛一逛吧。”他打断她的话,挪动了脚步。

他俩从一条大街的豁口走进了圩坪。要不是中间有一些建筑物,这里真像是几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水泥坪,平时不是圩日,这里就空荡荡的。每逢阳历的三六九,四乡八里的人到这里来赶集,买卖交易,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应有尽有。哪类东西摆在哪里卖,大家心里有数,并且非常遵守这个不成文的规定,所以整个圩坪显得井然有序。除了那些以商店的形式出售日常用品、衣服和电器之类外,许多小摊都是临时用帐篷搭建起来的。

他俩显然不是来赶集的,这时候人们已经忙着收摊,买好东西的人赶紧离开嘈杂的集市,这种景象有点像一场足球赛结束后大家纷纷离去。还有些阳光落在圩坪上,但失去了正午时那种烤晒的威力。天色渐渐灰黯下来,商贩们

声音沙哑地吆喝着,想把自己摊上剩下的东西削价处理掉。

场面变得有些乱,正如他此时的心绪。他精神恍惚,漫无目的地走着,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,随便看看,一样东西也不买。小时候他来这儿也是这样瞎逛,那时因为身无分文,什么东西也买不了。父母很少给他零花钱,但他又爱凑热闹,所以就经常跟着村里人来赶集。没钱而来赶集,乡下有一俚语说“去圩坪被人挤”。小时候不懂事,他觉得在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挤来挤去也怪好玩的。不过,做父母的都担心小孩被挤出个人命来,所以除非亲自带着他们来,一般是不让自己的小孩擅自去赶集的。小孩都喜欢赶集,他做小孩时就那样。诚然,他现在到这里来逛已经没有了孩提时的那种乐趣,他的心被什么揪住似的,他感到无比的郁闷,好像这里的空气会使他窒息而死。

詹秀贞一直紧跟着他,想安慰他可又不知说什么才好,她为此陷入苦恼之中。他俩是一对真正的好朋友,亲如兄妹。每次开学,他俩都是一起坐车进城;每次放假,他俩也是一起坐车回来。在城里的学校,他俩都住内宿,平时学习上互相鼓励,生活上互相照顾。他俩的关系发展得这么好,有一半缘于他俩的家庭十分亲密。不是亲戚,但他俩的父亲是天底下难得的好朋友,比亲兄妹还亲。当年他俩能同时考上县惟一的一所重点高中,两家人都十分欣喜,并且引以为傲。

他感到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他看,村里人无不夸他勤奋、刻苦,都这样说:“要是晓强考不上大学,那村里还有谁能考上大学?”他是村里的希望,是许许多多父母训导孩子时提

到的“榜样”。他到邻居家去串门时，经常听到主人督促自己的孩子说：“你可要好好向晓强学习，如果不好好读书，你将来只能跟爸妈一样种地。一个人才四分多地，连半亩都不到，种地会有食？种地是最没出息的。人们常说，孩子考不上大学怎么办？那让他去做生意吧。生意做不了怎么办？那让他到厂里去做工吧。工做不了怎么办？那让他种地吧。地种不了怎么办？没了，完了……种地是最苦的，那几丘田又种不够吃，要是每人有几亩地那还好。爸妈这辈子就认了，只能种地，可你们有机会可以不用种地，惟一的出路只有读书。”

是啊，读书是农村孩子最好的出路，上一代人因为没有知识文化受够了苦，他们都希望下一代人别像他们那样。可是，农村孩子尽管能好好读书，又有多少能考上大学呢？农村孩子的命就是苦，哪能跟城市的孩子比？但他们出生在农村并不是他们的错。

夕阳下的阴影迅速延长，他不知不觉地走在阴影之中。不绝于耳的叫卖声随着夕阳余晖的渐渐消失而趋于殆尽，夜的寂静悄然袭来，虽然夜幕还未降临。拆去帐篷的圩坪恢复了它的空旷，刚才绰绰的人影此时显得稀稀落落，饮食店的小烟筒已经不再冒烟，猪行和禽行也没有了热闹的叫声，只剩下鱼行的鱼腥味，慢慢地消融在夏日黄昏的暮色之中。

他俩随着最后的一拨人流离开了这里，然后在大街的豁口分开了。他现在想早点回家去，詹秀贞只好随他心意。詹秀贞的家离镇上很近，走一刻钟的路就能到，而他的家却

比较远，他准备坐三轮车回去。以前上学，每次从城里回来，他都是先到她家去，吃完饭后才回自己的家。这次不同了，因为他的心情不好。

就这样两人各自回家，像是赶完集回去似的。他在车站附近拦了一辆三轮车，待车上坐满了人司机才开。司机坐在前面，嘴里叼着一支烟在抽，头发乱蓬蓬的，满身灰尘，面黄肌瘦。开三轮车的司机一般都是乡下农民，泥土路坑坑洼洼，他们开车很辛苦。用军色布篷搭成的简易车厢靠边铺有两条木板，乘客相对而坐，可以容纳十个人左右，中间还能放些东西。

他就坐在这样的车厢里，一路上摇摇晃晃，泥土路的灰尘从前面敞开的车门飞进来，他只好把脸朝外。车上有老人也有小孩，还有说话嗓门特大的农村妇女，像他这样的小伙子和三四十岁的男子一般都是骑自行车来赶集的，所以很少见到这些人坐三轮车。伸腿的地方放有两只鹅，一只装在笼子里的小狗，一捆捆的蔬菜，还有篮子之类的竹器等等。鹅叫和狗叫充斥着整个车厢。两个农村妇女大声谈论着下午赶集的事，不时哈哈大笑。

他特别需要清静，他想回家后一个人躲在房间里三天三夜不出来。如果秀贞在他身边，他心里会好受些。他跟秀贞一样报考了广州的几所大学，当然是想两个人在同所大学或者同座城市里上学，这样将来两人的关系就会朝爱情那方面去发展。他已经十八岁了，对爱情有朦朦胧胧的认识，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需要它，那是一种最美好的情感。

可是现在,他即使有过许许多多绚丽多彩的幻想,也只能望而却步了。他今天想了很多人生问题,他用一天的时间就把自己一生可能遇到的人生问题几乎想了个遍。他意识到自己长大了,不再有童年无忧无虑的时光,也不再有单纯天真得可爱的花季。十八岁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年华,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世界,可他现在的世界却笼罩着夕阳下的阴影。

车到汤边圩时,他下来了,他还要走一段路才能到家。汤边圩是一个小集市,只有一条小街,临溪建有好几家温泉浴室,这里离镇上的新丰圩两三公里远。这个镇名叫新丰镇,管辖下面上百个自然村,跟周围的镇相比,新丰镇算是大镇。

他走在乡间小路上,路边田野吹来缕缕带有泥土芳香气息的微风。他做了几次深呼吸,精神稍微振作了些。这里的农民一年种两季水稻和一季小麦,夏收后种的是第二季水稻,水稻是半个月前刚插的,嫩绿的叶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着,一垄垄的番薯苗也开始爬蔓。

夏日的黑夜来得较晚,但回到家门口也已经是掌灯时分。木栅栏门敞开着,母亲站在门口翘首以待,见到他回来了,悬着的心才放下来。他只是用负疚的目光望了母亲一眼,也不顾母亲的反应,径直走进屋里。母亲不由一愣,看到儿子垂头丧气的样子,不免有些担心,她返身回到屋里,看到儿子一屁股死死地坐在硬沙发上,包扔在地上。

“知道成绩了?”母亲惶恐不安地问,站在他的面前。

“嗯,”他连头也没抬起来,有些不耐烦地应了一声。

“考得怎么样？”母亲干咳一下又问。

“没考上。”他用一只手遮掩住自己的半张脸，不愿让母亲看到自己痛苦的神色。

“没考上？”母亲半信半疑，“是真的，还是假的？”

“我肚子饿了，吃完饭才跟您细说。”他霍地站起，看看饭桌上有什么菜。他忽然问：“阿琼呢？”张晓琼是他的妹妹，今年中考没考上中专或师范，只考了个普通高中。家里是不会让她上普通高中的，如果今年张晓强能考上大学，那还可以考虑一下。

“好呵，你俩都没考上，都回家种地好了。我勒紧腰带这么苦供你俩读这么多书，竟然一个也没考上？”母亲颤声地说，显然非常难过。

他站起来，而母亲却坐在另一张硬沙发上。屋里忽然一点动静也没有，死一般的沉寂。他不禁暗暗自责，心想：要是我现在能考上大学，那该多好啊！他蓦地感到一阵心痛，觉得自己很对不起母亲，对不起这个破落的家，对不起去世快两年的父亲。他的眼眶湿润了，他抿紧嘴唇忍住哭。

母亲不管说什么他都不顶撞，母亲也没有骂他什么，只是不停地叹息。这种发自内心的叹息让他局促不安，他能感受到母亲内心的痛苦。

妹妹晓琼从外面回来，看到这个场面非常吃惊。她叫了声：“哥，你回来了。”然后站在一旁。她梳着两条小辫子，样子十分可爱。她那鹅蛋形的脸蛋洋溢着青春的气息，少女的胸部已经隆起。她的确长得很漂亮。她的青春本该沐浴在欢乐和笑声中，但因为家庭的不幸，她那纯洁无瑕的眼

神时常流露出丝丝愁怨来,每个有同情心的人看到她这种眼神都会替她难过一阵子。

“哥,你吃饭了吗?肚子饿坏了吧。”她故意带着笑意说,想打破屋里的沉寂。

“没事。”他有气无力地回答。

“快点吃吧,我把菜热一下。我和妈一直在等你回来,考上考不上那是命的事,结果都已经出来了,该怎么样就怎么样,你也别太在乎。今年考不上,明年还可以考,你就去补习一年。我可以不念,我会全力支持你的。等你明年考上大学了,我去深圳打工挣钱供你上大学。有一个妹妹这么支持你,你该有勇气吧,我一直相信自己的亲哥哥是好样的。”晓琼边说边把菜端到煤炉灶去热。

被妹妹这么一说,他的心胸突然变得宽广了些。不过,他还是希望妹妹继续上学,他实在不愿让妹妹为他做出辍学的牺牲。

把菜热好后端回桌上,晓琼还特地做了碗鸡蛋汤,热气腾腾。晓强盛好饭便坐下来吃,他一下子吃了好几碗。他看到母亲还坐着发呆,于是安慰她说:

“妈,您能不能别为这事难过?又不是说我完全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,我还可以考吗?”

“考?你能保证你下次能考上大学吗?你知道你读一年书家里要花多少钱吗?家里供你在城里念三年高中花了多少钱,这笔账你算过没有?咱家不能跟别人家比,要是你爸还在世上那还好些,可你爸……这个重担全落在我身上,我能顶得住吗?你替妈着想过没有?”

他被母亲问得哑口无言，他看到母亲眼里闪烁着泪光，他的心情顿时变得抑郁起来。母亲已经改嫁了，是在他父亲去世半年后改嫁的。当时他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，但母亲改嫁是被生活的窘迫所逼，希望有另一个男人来帮助这个家。别的不说，就说家里的那两亩地，犁耙蒔要壮劳力。还有，家里没有男人，别人家要欺负。当时他在城里的学校住内宿两三个月才回一次家，家里只有母亲和妹妹，三更半夜还有一些野男人来敲门骚扰。他为自己不能保护母亲和妹妹而深深地自责，同时强烈地要求自己要有出息、大有作为，首先就是要考上大学。

他暗暗斥骂自己是个窝囊废，没出息！他希望母亲能狠狠地痛骂他一顿，因为他觉得自己欠母亲太多，恐怕一辈子也还不了。他也想起了死去的父亲，他的心隐隐作痛。这是怎样的一种困境啊！他难受得快要喊出声来了，要知道他才十八岁，他的心还这么稚嫩，凭什么要受那么多磨难？可他一点也不敢自暴自弃，甚至在绝望中颓废，因为他感到自己只要还活着就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，这份责任是死去的父亲留给他的，那就是要保护好母亲和妹妹，并且带给她们幸福。

母亲自从改嫁后并不经常回这个家，因为那个新家还要她操持。那个男人比晓强的父亲小几岁，晓强称他为“阿叔”。那个男人憨厚老实，对晓强兄妹俩还不错。只是，晓强怎么也无法跟他相处，因为他认为世界上哪个男人也代替不了“父亲”在他心中的位置。那个男人是个泥水匠，家里还种几亩地，有两个孩子，也是一男一女，只是比晓强兄

妹俩小几岁。他原来的妻子是病死的，他家在新丰圩的附近，离晓强的家较远。晓强的母亲平时骑着自行车两头跑，辛苦自不待说。晓强觉得自己的母亲命好苦，他想让母亲早日过上安逸、幸福的日子，可是又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天。

闷在家里只会让自己更加心烦，他索性走出家门，到外面透透气。南方的夏夜格外迷人，晚风清爽无比，柔和的月光泻落在小巷，各户人家都搬凳椅到门外纳凉、聊天，笑声迭起，情趣盎然。有不少男人光着膀子，一边抽烟，一边用毛巾揩去身上冒出的热汗。虽然已经是夜里了，但天气还有些闷热。老太婆们不停地摇着扇儿，跟坐在草席上的孙儿们逗乐，时而还唱一两句老得掉牙的童谣。三五成群的小孩嘻嘻哈哈地跑到外面去捉萤火虫，放在小玻璃瓶里，玩得十分开心。

他一个人来到小巷后面的土墩。这个土墩很高，也很寂静。有一棵枝叶繁茂的苦楝树，他就背靠着树坐在地上。前面是田野，有一条杂草丛生的水沟，在田野中间还有一口鱼塘，不远处就是那条穿过村庄的小溪，石板桥下面有一座堤坝，他能清晰地听到流水落坝的淙淙声，还有响亮的蛙叫声。

皎洁的月亮缓缓升起，对面山脉的棱线或明或暗地浮现在他眼前，月亮跟山脉看似近在咫尺。带有野花芳香的阵风迎面吹来，轻拂着他的脸，他的心头掠过一丝快意。树梢上的叶子簌簌低语，像是一个人在叹息，他不小心又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之中，忘了今天所发生的一切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背后有人叫他一声“哥”，这打断了

他的遐想。他扭过头一看，是在月光下亭亭玉立的妹妹。

“哥，回去吧，妈叫你回去。”妹妹带着安慰的口吻说。

“你先回去，我在这里再坐一会，我不会有什事的。”他愧疚地说，几乎不敢正视妹妹。他觉得自己也很对不起妹妹，因为料到自己的失败会影响到妹妹的前途。

“你可要想开点，失败了还可以卷土重来嘛，考大学哪能这么容易呀？况且咱的家庭条件又不好，你要考上大学比别人要付出的更多。”

听到妹妹说出这么贴心的话，他顷刻间又来了精神。他霍地站起，不禁喟然长叹。随后，他跟妹妹一起回去，这有点像小时候被母亲打骂跑出来后，母亲消了气就吩咐妹妹找他叫他回去。

待到夜阑人静时，他从床上爬起，他怎么也睡不着。他在楼上睡，很热。他干脆把凉席拿到阳台去，他躺在凉席上，腹部盖着一条被单。这里当然凉爽多了，但在这里睡会冻露，而且也很容易感冒，做父母的一般都不愿让孩子在阳台睡。阳台的水泥围栏上摆着好几盆花，茉莉、兰花、红艳艳的玫瑰……小时候他最爱种花，他老是跟童伴们比谁家的花多。

他的双眼被满天的星星迷住了，那是北斗星、天狼星……他能数出好多星座来，一年四季的夜晚算夏天的夜晚最美，可他现在哪有心情来欣赏呢？他烦得拉起被单，蒙头而睡。把自己蜷缩在一个忧伤的小世界里。

第二天早晨，他被人叫醒，原来妹妹一大早去小溪洗

完衣服回来，提着一桶衣服到阳台来晾。妹妹本想让他多睡一会的，但看到他全身已经被阳光晒着，也就把他叫醒，叫他下去吃早餐。他掀开被单，阳光刺得他一时睁不开眼。他一骨碌爬起，发现太阳已经从对面的山巅上冉冉升起，披满青松的山峦置在阴影之中。

母亲今天不打算回那个新家去，因为她准备带晓强兄妹俩去干田活。这个家还种着两亩地，有一半是山田。不好灌水的地就种上番薯，其他地都插了水稻。地很分散，田分也小，小的一块地才几厘，大的也不超过三分，所以两亩多地有十几丘，并且很分散，远的有相隔两三里，十分不便看管、耕作，特别是收割的时候，百来斤重的打谷机扛来扛去，那才叫辛苦。

吃过早餐，他们赶紧出发，每人挑着一担稻草灰粪。这是每户人家都有的农家肥，平时把在土坪捡到的猪粪储存在一个地方，撒上一层层的稻草灰，便成了一种很不错的肥料。他们今天要去山里踏田，“踏田”意思是把水田刚长出来的杂草踏到泥里去让它死掉，免得跟禾苗抢肥。他虽然是农民的儿子，但特别害怕干农活。高考完后那段时间收割稻子，重新耕作，天气又这么热，累得他叫苦不迭，似火的骄阳晒得他手脚脱了一层皮。

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地里，这是离家最远的两块地，合起来不到四分。每个地方都有名字，好像都是以这里的地形取名的，比如这里叫坳坑，四周的田地确实是在山坳上，而中间有一个山坑，几乎掩藏在茅草和荆棘中，只听见淙淙的流水声。

阳光越来越热，晒得他身上热乎乎的，他戴着一顶被老鼠咬去一个洞的草帽。草帽淋过几次雨，微微发黑。他和妹妹都学母亲那样，拄着扁担，脚来回拨，把草踏下去。很快，他就腰酸腿痛，赶紧到田埂喝些水歇一歇。他已经被晒得汗流浹背，他禁不住叫起苦来想偷懒。

“早点干完活才可以早点回去，等一下日头更热了，”母亲对他说，“哼，真不知道你的命是什么命。怕种地吃苦，可又考不上大学，你说你能干什么？妈真替你担心，要是上不了大学，又种不了地，那你可就惨了。要是当年我跟你爸不送你到城里上高中，而让你老老实实地来种地，现在你肯定挺能干的，也就不会在妈面前叫苦。只有读书人下地干活才会叫苦，妈种了半辈子的地就没叫过一声苦。”

“妈，您让我补习一年吧，我肯定能考上大学的，明年我考个重点大学给您瞧瞧。”

“你先别说大话！什么重点大学？你能考个中专妈就高兴得不得了。”

“妈——您对我的期望不是挺高的嘛，怎么想到我只是考中专的料？”

“你今年连中专也考不上，妈能不把期望往下降吗？”

“今年要是只考上中专，我还不读呢，我宁愿补习一年考大学。”

“快下来干活！这种话你还敢说出来，好在没别人在这里，要是让别人听见了，非让人笑话不可。”母亲双目盯着他看，有些恼火地说，“你的心不要太高，要想想咱